

中國政治史

新華社出版

中國政治內幕

林天行編

第一輯

南華出版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中國政治內幕

每冊實價國幣

編輯者

林 天 行

出版者

南華出版社

福州中正路

經售處

前鋒出版社

福州東街

立達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政治內幕目錄

一	誰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	一
二	胡適組黨之謎	五
三	蔣廷黻勢孤丟官	七
四	毛澤東的家庭	一一
五	宋子文的政治資本	一一
六	民主同盟內幕	一六
七	政治商談在上海	一九
八	和談外紀	二二
九	關於五人小組	二五
一〇	孫科與政協	二八
一一	非正式商談的前前後後	三〇
一二	好事多磨的國民大會	三三
一三	林世良之死	三六

一四 外交界登龍術

一五 馮玉祥的得意傑作

一六 記民社黨南北內訌

一七 司徒大使的苦悶

一八 軍人政治家黃紹雄

一九 緊張的一天

二〇 南京的外交圈

二一 飛虎隊創業內幕

二二 于右山紅變黑

二三 江亢虎和它的黨

二四 上海總工會改選的曲折

二五 中大教授的派系與鬥爭

二六 倒李運動內幕

二七 民社黨的家世淵源

二八 李品仙與唐生智的私交

三八

四二

四三

四九

五二

五五

五八

六〇

六三

六五

六九

七一

七四

七七

七九

誰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

一個外國記者寫下他見到蔣主席的第一個印象道：「這是一個空前強烈的個性人物！」他的觀察是正確的，蔣主席和其他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一樣，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他有個強到底，不妥協的氣概，當他對某一件事，有了成見，他就不再讓人發言，要改變他的意志是萬分困難的。因此，從各院部會首長到軍事領袖到他周圍少數的親信們，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可以在他面前說話。曾有一個部長級的要人說：「當我的車子快到主席官邸，我的心就往下沈，因為我立刻意識到又要挨罵了。」所~~以~~年來高踞要津的~~人~~，除了必需的才具之外，還要有一副好脾氣。

蔣主席有過人的精力，他能够注意到極微細的事情，舉一個例，他每天很仔細的看中央日報，發現標題稍有問題，他的手諭就經由陳布雷先生飛下來了，因此主筆政的人無不兢兢業業以從事。在重慶時，他每天看新華日報，凡是新華日報所揭發所攻擊的對象，他都要查究；成爲文武官員最頭痛的事情。因此大家自保不暇，遑論有所獻替？

在元老中，吳稚暉先生，于院長和戴院長都應該是極少數可以「說話的」人們之列的，可是他們從來不說話，他們以主席的意見爲意見。

往往把何敬之將軍當作蔣主席的最親信的人，其實他的發言力量非常有限，即使在軍政部長任內，蔣主席很少付予他實際的權力，尤其是在部隊人事方面。至於馮煥章將軍白健生將軍，他

們是客卿地位，只能說些官冕堂皇的話，不能深談。

在過去政學系首領楊永泰時，蔣主席頗資顧問，楊氏死後，張羣院長繼之，雖邀寵信，可是發言的力量，畢竟要打一個折扣了。

宋子文先生有一個較強的個性，我們知道，他曾同蔣主席鬧過意見，當他在行政院長任內的職權，偏重於純粹行政方面，政治上的重要性削弱到了最低限度。

真正保有發言權，能够影響蔣主席的，爲四陳：即陳果夫、陳立夫、陳誠、陳布雷四位先生。論關係，這四位陳先生都够得上。陳果夫和陳立夫兩氏，於蔣主席爲姪輩行，陳布雷氏於蔣主席爲姻戚世交，陳誠將軍自黃埔軍校任職迄今，追隨左右達二十三年，四陳之中，陳布雷氏以文學受知，其個性內歛，不願多所建白，其重要性不若三陳。

在黨、政、軍三方面，蔣主席親柄最多爲黨事，次之爲政治，黨務差不多悉委陳立夫陳果夫兩氏之手，兩氏富於組織才能，在「以黨治國」的國策下，他們的地位日臻重要。兩氏既保有對上的發言權，又控制了最高決策機關，和各級黨部，不久就取得了重要的行政權力，通過委員長侍從室，左右各級行政機構的人事。假如說，兩氏的權力有一個限度的話，正確一點說：兩氏在黨務方面握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權力，在政治方面握有百分之四十弱的權力，惟有在軍事方面他們沒有置喙的餘地。

假如在三年以前我們說：「陳誠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也許有人會嗤之以鼻，自爲不經，事實上，蔣主席培養陳誠將軍作爲最重要的輔弼，足足有十二年了。

十年以來陳誠將軍一直爲蔣主席最親信的人！

北伐以還，中國一向處於軍事擾攘之中，沒有一天釋過兵戈，蔣主席疲於征戰，很自然的要覓一個有力的臂膀，助他參贊戎機，臂助政略；使他感覺失望的，就是早期識拔的一些親信幹部，一旦獲得高官厚爵，只對子女玉帛發生興趣，事業心早已泯滅無餘，使他不得不培養一個新人，於是這位保定八期短小精悍操持謹嚴足智多謀勇於自任的陳將軍就脫穎而出了。

陳將軍之受蔣主席的殊遇，遠要溯及統一兩廣之役任炮兵隊長，攻破惠州天險時；其後，北伐之役，德勝關之役，馮閩之役，都成爲陳將軍最好的考驗。近則要數到江西剿共之戰，經過幾次圍剿的失敗，當時國軍將領聽到剿共，莫不搖頭，由於共軍宣傳政策政治工作的奏效，弄得士無鬥志，形成望風而靡的一面倒局面。鄧隊駐在稍爲暴露一點的地方，下級幹部往往這樣說：「見鬼，還不撤退，紅軍來了，又得繳槍！」當時情況的嚴重可見一般。蔣主席勞神焦思到了極點，乃檄陳將軍十八軍入贛，居然改觀戰局，二十一年十八軍頭風出到十足，做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飽無不解，（當時共軍本錢有限，珍惜實力萬分，十八軍是唯一能同他打硬仗的隊伍，所以處處退讓）如此情形，蔣主席自然逾格垂青。陳將軍會先後爲民除害，解散雜牌軍五十二師和五十九師，弄得當時陳將軍兩個上司——剿共軍總司令劉峙及與何應欽氏以爲他擅自行動，不服從命令，先後以去就力爭，可是經蔣主席考驗結果，卒留陳氏而將劉何兩氏他調。陳十八軍原祇轄第十一師和十四兩個師，調到江西不過兩年，擴充到了五個師，宜樂中伏，除李延年的第九師去了大半外，十八軍覆沒者有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共三師，當時頗爲一般妒陳寵信的人們

快心，有些將領竟說：陳辭修也有這末一天！因為他們聽飽蔣主席的罵聲，不覺幸災樂禍也。當時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熊式輝密答蔣主席將十八軍五師三十一個團，縮編爲三師九個團，蔣主席以這個密呈示之，陳將軍垂涕而道，謂：「委座如不需要十八軍，請撤銷這個番號，何必三師九團？否則，悉憑鈞裁！」誰也料想不到蔣主席竟批示：予以擴編兩軍八個師！（番號爲十一師十四、四七、六七、七九、九九、合編爲第五軍十八軍）陳將軍一直成爲他的政敵，攻訐，以怨之府，亦以此爲始。

五次圍剿之役，東路軍蔣鼎文和南路軍陳濟棠因運用堡壘戰術失當，頗有損折，而陳將軍統率下的北路軍却未有差池，所以共軍西竄。蔣主席班師回京，每達到將領去晉謁，輒說：「你們去向陳總指揮請教請教！」

爲了減少陳將軍的謗言，蔣主席更苦心孤詣的一面提高他的威望，辦全國性的軍官訓練團，自任團長，令陳將軍任教育長，表面上給予他副職，不予以正職，以減少攻訐目標：（爲廣州行營參謀長，武漢行營副主任，軍政部次長等）同時委以若干極重要的祕密任務：如全國炮兵總指揮，各中央軍分校主任，副主任並由他提名。抗戰爆發，更把他放在最易發展戰功的地方，如淞滬之役的左翼軍總司令，武漢保衛戰的總司令，遠征軍總司令等。當二十七年時，陳將軍身領十餘要職：政治部部长，青年團書記長，二個戰區長官司令，湖北省主席，武漢衛戍總司令……爲之駭然，可是，當時蔣主席正暗示何敬之以軍政部讓陳呢！

蔣主席之於陳將軍，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他是唯一可以同蔣主席「吵架」的人，說來也怪

，蔣主席烈火似的性格，不容任何人頂撞，只有陳將軍常同他吵得面紅耳赤，緊張萬分，結果往往還是蔣主席讓了步，說：「辭修，照你說的辦！」

大家都知道陳將軍控制全國十分之八的陸軍和全部海空軍嗎？你知道他掌握了青年團全部權力嗎？你知道他的勢力一直伸入行政和黨政而且佔了很大的比重嗎？那末你是不會懷疑他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了呢？

胡適組黨之謎

當胡適校長剛剛回國的時候，許多人傳說他要組黨。這個風傳到現在已經沈寢了。但是在暗底下仍然傳之甚盛。胡適是否組黨？成爲一個謎。我們不想猜這個謎底，因爲政治的事，說穿了便是互相的騙局，說得文雅些，也只是太虛幻境的門對子，——「假作真是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不過我們願意分析一番。

以胡適個人而論，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他最初辦「努力週報」的時候，提出了一個「好人政府」的口號。這說明了他的作風。在「獨立評論」時期，風頭愈來愈健。尤以「知難行亦不易」的幾篇文章，和孫中山先生唱反調，使得名氣更爲揚溢。後來，在獨立評論常常寫文章的幾位先生，幾乎都以胡適「行政院」的部長們自命了。

以目前的時局而論，政府方面，爲要「還政於民」，總希望有幾個能爲政府所看中，而代表

「民」的黨派來接收，也未始沒有給他一個機會之意。這在「錦上添花」的作用上，自然是應有的文章了。在去年，已有過某名流受到政府的青睞，被暗示出來組黨，某名流考慮再三，終於却步。同時各種奇形怪狀的「黨」，也爭着出現。乃至「跳舞民主黨」便這樣地出現了。像胡適這樣的人，自然比「跳舞民主黨」擺得出來一點。

然而胡適在這樣形勢之下，必然不會有所舉動。他一定以極世故的姿態來觀察風色。雖然他也作過一任「大使」的官，至少，在他自己「竊比管樂」的目光看來，他還是一個「老處女」，不會輕易談嫁娶的。

胡適的爲人是最善於投機的。他是政治交易所裏的大「空頭」。他的「好人政府」是一個最空洞而最油滑的口號。當他勤勞過報，初談政治之時，許多北大學生都說他簡直是「萬能博士」。其實這種論調是最幼稚的。因爲在那時候，他已有「名教授」之稱，如若不談政治，最多不過「名教授」終老。惟有在那時候談談政治才是因利乘便，一本萬利的手法。他現在更進步了，更巧妙了。在表面上不拍政府的馬屁，但他却至公至正，悲天憫人地打電報給毛澤東叫共產黨放下武器學英國工黨，這不是妙極了麼？老實講，憑這一通電報，他便已經大大「值錢」，緩一步組黨，也就不妨了。再看他回國後所發表的言論，和應酬的態度，已經明白地露出「看風勢」的作風。

以「北大」而論，雖然現在已經不是蔡元培時代的情形，雖然有許多人已經或正或反，變成「羅家倫型」的，及「周作人型」的了，但畢竟還維持了一個「道統」。這「道統」拿現在更確

切的話講便是「派系」。稍有幾歲年紀的人，總該還記得「北大」曾經爲了保全「北京大學」四字，作過最頑強奮鬥的一段怪事。在普通人看來，這是幼稚的笑談。但在他們，却象徵了一個堅強道統的建立。胡適仍然守住了這一個山寨，——若以胡校長的筆法，便應該叫做「北大店」吧——勢力就夠了。好在最高的希望也不過行政院長。

蔣廷黻勢孤丟官

行總署長蔣廷黻的被迫辭職，正和他當時長救濟總署一樣也不偶然。要明瞭內幕情形，不能追溯一下他早年的政治生活和背景。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時，蔣氏在清華大學任教講演「國際關係」和「中國外交史」，報章雜誌上經常發表獨到的政見文章。於是和當時的當權者結下了不解之緣。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因翁文灝氏向委員長極力推薦才正式出山，担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之職，在職期間更得到孔祥熙氏的賞識，奠定了蔣氏政治基礎。十餘年來周旋於孔翁兩人之間，一九三六年出使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因有反蘇嫌疑召回，仍任政務處長兼行政院秘書長，隨着蘇聯態度的轉變，正合了蔣氏的論調，因此更受委員長的器重。一九四三年春羅斯福在大西洋城召開國際善後救濟會議（當時還沒有組織聯總）蔣氏被派以全權代表名義參加。回國後，即兼任善後救濟設計委員會主席，開始了他和善後救濟的關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美京華盛頓成立，中國代表一席，自然非蔣莫屬。年底回國後，根據聯總國際協會和

當時當權者的支持，極力籌組與聯總有關之善後救濟機構。定名為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行總正式誕生，蔣氏担任第一屆署長，這是蔣氏一手造成的產物，認為以後可以獨當一面，放胆幹去，以完成他政治上的理想。

誰知好景不常，行政院改組，孔夫宋來，蔣氏失了靠山，不過蔣想事在人為，憑了自己的能力和學問，再加上有直接謁見委員長及與經濟部長翁文灝文字之交的優越條件，還是大有可為，可是他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書本上查不出的「頂頭上司」的重要性，沒有好好聯絡，因此蔣氏便成了沒有上司的外交家。宋呢？原是有名的理財家，一登台自然理財第一。然而國庫支絀是事實，一看行總是個不要本錢的大宗買賣，怎肯疏忽，按例說，是應用個皇親國戚才能指揮如意，然而蔣有晉謁委座的特權，而且和當朝人物也左右逢源，不便立刻下手，於是驛背看書般的走着瞧吧。

TV和TF就在互相的猜忌情形下各幹各的，好在外國物資還沒有來，更不必為這塊空招牌有失官體。這其間宋院長忙著新政，釘牢黃金外匯，蔣則出席了聯總第二次大會，深感學而有用，莊嚴地擬訂了中國善後救濟計劃。爆竹一聲，帶來了勝利，五億美元的聯總物資，果然如宋將預料地源源而來，這一下，行總的紙招牌可成了金招牌了，蔣立刻將行總搬到上海，大有趨而避之之勢。

去年九月起，行總業務正式展開，租輪船租倉庫還得行到政院通過給予四千三百二十億的基金，（佔全國全年稅收百分之五十二）雖然結果是一紙空頭支票，然而心理上總還暫時樂上一樂。

；當時的蔣氏抱着兩個宗旨：一、力求聯總物資大量接濟。二、以忠誠穩健態度完成救濟工作。TV 一看情形不對，行總既然是行政院機構的一部，豈能獨自清高撇下國庫支黽不管，想來想去，想出個外國辦法，署長之外再加上一個執行長，共同向行政院負責，執行長人選決定了劉鴻生氏，劉和宋原是聖約翰同學，很有點交情。還有一層，劉是蔣請來當上海分署署長的，由劉兼任執行長，蔣似乎也無話可說。一道指令送到行總，這不啻給蔣當頭一棒，打破了大權獨攬的局面，蔣氏氣忿不過，想出最後一着棋，懷着一腔怨氣飛到重慶面謁主席，自請辭職，他說執行長在中國史無前例，這套外國戲在中國走不通，當然求賢若渴的蔣主席不會放他走的，於是百般慰留，保證雖設執行長，對內外仍由他全權負責。蔣出了這口怨氣，飛回上海，然而這有名無實的執行長多少有點制肘，劉和蔣是朋友和宋更是知交，敦厚多財的劉氏，處在兩大之間，很傷腦筋，政府命令不能不服從，執行長也不能不幹，然而蔣宋衝突時怎麼辦？聰明的辦法當然就宋屈蔣了。這其間行總發生了最大的困難，每月開支數百億而收入毫無，尤其是中央銀行老板由友好俞鴻鈞換了素沒平生的貝祖貽，這四千三百二十億的空頭支票，自然無從抵押，於是經費方面，無法籌集，眼看滿坑滿谷的聯總物資無法處理，這可逼得他走頭無路：五月間宋看準了這個弱點，利用時機，來了套杯酒釋兵權，客客氣氣請蔣和聯總中國分署長凱士到南京去談判，結果蔣交出了財務、分配、儲運三廳給劉鴻生；自己保留了有名無實的賑恤廳和工礦漁農衛生等委員會，道地的善後和救濟工作，而物資則全部轉移到劉的手里去了；相對的條件，好像是取得中央銀行的借款，實際上有人想由多財善賈的劉先生來處理物資，撥一個另頭也可維持行總職員的新水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着就是聯總宣佈對華停運令，蔣這一驚不小，立刻進京拜謁宋院長，不想遭了擋駕，再急急忙忙去看馬歇爾，才真相大明，原來自聯總中國分署長凱士辭職後，宋輕信會爲行總開除，而用作刺探物資情形之高級祕書奧姆斯克之言，將聯總署長賴瓜底前聘用雷氏繼任中國分署署長的徵詢書原書擋回，一面聯總中國分署三百餘職員爲聲援雷氏而向聯總控告行總工作不力，蔣氏至此，似已忍無可忍，頓萌去意，對宋之態度亦轉強硬。宋院長一向的作風，最恨人家在他意思下加一個「不」字，尤其是像蔣這樣可以直接見主席見馬歇爾的人，停運的恐怖總算在蔣的又硬又軟的外交手腕下挽回過來，但行總的工作則因交通阻梗，港口壅塞，加上政治黨派之爭，飽受攻擊，他想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做法是有意破壞國際條約，他辛辛苦苦出國五次訂立的「聯總國際協定」、「聯總大會決議案」、「中國與聯總間之基本協定」，他想用這三種大法來維持國際關係，現在呢？什麼都完了！

九月五日行總在京召開工作檢討會議，他抓住這個機會，在部會長官的面前宣讀了長三十餘頁的演講稿，他指出是誰在阻礙善後救濟工作，是誰破壞了國際條約，聽的人都呆了，蔣泰然地回到上海，有人警告他說，這會引起不良的反應，蔣說這反應是我預期着的，報紙上披露了蔣的辭職消息，蔣不承認也不否認，然而蔣宋衝突的尖銳化，已成了不可諱言的事實，於是，反應來了，九月三十號的下午，蔣接到宋的一個電報，說有要事相商，當晚他到了南京，宋很客氣的說：「蔣先生年來太辛苦了，行總的工作愈來愈困難，蔣先生該可以休息一會了！」蔣和氣地接受了這個要求，於是，行總的主人換了不知名的霍實樹了。

毛澤東的家庭

毛澤東的家庭相當龐大，正如共產黨「化整爲零」的游擊戰術一般。他的「寶眷」們散住各地；只有縱的關係，沒有橫的關係。以延安爲中心，他向四方建立了一幅輻射式的家庭圖案畫。這些輻射式的家庭圖案的單元，向心力的強弱也並不一致。換句話說，他家庭中每一個份子和他的關係，不見得完全相同；有的如膠似漆，有的藕斷絲連，有的異地同心，有的則完全不通音訊。

據現在我們所知，他有三個夫人，四個兒女，第一個叫楊開華，第二個叫賀志健，第三個叫江青——也就是電影明星藍蘋。

楊開華和他結婚最早，遠在他長沙求學時代。她有三個兒子，長子已三十多歲，次子也有二十五歲左右，都是在蘇聯念書，在民國二十四年，毛澤東率領紅軍開始作二萬五千里長征時，他們倆弟兄就離開父母到蘇聯去。的確，當時他們祇有十幾歲，要一同參加長途跋涉，自然是力不能勝任。他們生活在異國情調中已有十年了，他們是在西伯利亞的風沙中生長的。

現在，毛氏又於工作之餘暇，享受着一個新的天倫生活，一個個子很高的毛揚湖（楊開華次子），在十年後的一天，忽然穿着黑色的長靴（俄國式）和羊毛衣服，從一架俄羅斯式的運輸機上，踏入闊別已久的中國土地；投到延安的懷抱。

延安——這充滿泥土氣息和藍色布衣服的城市，對這奇裝異服不速之客投出了詫異的眼光。而他，對於這原始的社會也感到陌生。他的回來，給他父親一個很大的安慰。那時毛澤東爲幾個月過份沉重緊張的工作所壓累，身體和精神都有點疲乏，不大舒服。有一晚，在一個跳舞會上：人很多，相當熱鬧；幾乎所有的黨政領袖都參加了；座中還有俄國人和延安訪問團的美國人：毛揚湖愉快的踏着俄國式的孤步，毛澤東也在悠揚的旋律中，不時起舞，舞影婆娑，舞態很好。毛揚湖的俄國話相當流利，英語也很不錯：人家問他爲什麼回來？他說：「在中國歷史面臨危機的日子裏我要永遠留在父親的身邊」。這回答簡單而使人滿意。楊開華還有第三個兒子，當他們長征經過貴州時，帶不了，就在當地一個村落，交給一個農婦撫養：毛澤東到延安後殷念不已，派了很多人去訪尋，可是始終沒有一絲線索。

毛澤東的第二位夫人——賀志健，是江西人：是和他一塊兒歷千山涉萬水，在長征的隊伍中同路到延安的。沒有好久，毛澤東把她送到蘇聯去「深造」。

抗戰初起時，延安是一個理想的樂園：它給男女青年以美麗的憧憬。奇怪的是，上海有一個電影女明星也慕名而去：到延安後和毛澤東一見鍾情，便卿卿我我，談起戀愛來了。這個女明星就是會和唐納同居，在上海鬧得滿城風雨的藍蘋，也就是毛澤東現在的太太江青。

前年十一月，江青因爲牙痛，（有人說，因爲賀志健從蘇聯回來，和她吵了嘴——事實待考）和周恩來同機到重慶。在重慶，江青成了一個紅人，來訪問者很多。（她有一個六歲的女孩還留在延安）她服飾樸素，態度大方，年紀還不大老，瓜子臉，相當媚人。